

《汉语大字典》义项设置存在的问题及其修订对策研究

——以《〈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为例

高 军

(沂南县作家协会,山东 沂南 276399)

摘 要:义项是字典编纂的关键,其设置科学与否是衡量一部字典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汉语大字典》作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非常注意义项的设置,在第二版修订过程中对义项设置进行了修改,但仍然存在义项释义中义值和义域总量不等值、漏落义项、共时性有欠缺、例证不精当等问题。《〈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从释义的准确性、义项的全面性、分析的思辨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汉语大字典》的再修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汉语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义项;释义原则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9)06-0056-04

1. 引言

释义是字典编写的灵魂。一部字典的质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释义是否妥当。而设置好义项是释义的首要问题。《汉语大字典》作为我国汉字字典编纂最高成就和水平的大型工具书,非常关注词典的质量,注重发挥词典的工具书作用,对字典进行了修订。2010年《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修订本^[1]出版,引起了辞书学界的广泛关注,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以下简称《字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冷玉龙^[2]从审稿的角度,对《字典》修订过程中如何执行三审制,严把辞书质量关进行了阐述;张道升^[3]、何茂活^[4]从引文的角度,对《字典》引文中存在的文字错讹、句读失当、异文处理欠妥等疏误加以辨析;马剑斌^[5]、杨宝忠^[6]等利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及辞书学知识,依据汉字形体演变规律和书写习惯,结合文献用字,采取“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方法,对《字典》的文字进行了探求;杨宝忠^[7]等对《字典》中字的注音问题进行了考证;朱城、黄高飞^[8]等对《字典》在利用古籍注疏建项释义方面存在的疏误进行讨论。另外,朱城^[9]和贺可进^[10]还专门著书,对《字典》

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字典》义项的设置问题已引起学界关注,但语文辞典的义项释义需要对实际使用中的众多语料进行归纳提炼、抽象概括,使其具有较广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然而,要真正做好对字的义项进行科学、合理的概括则并非易事。《字典》(第二版)在义项的设置方面仍留下了百密一疏的缺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为“典常”的质量。因此有必要对其义项设置的问题进一步梳理,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建议,以便更好地发挥《汉语大字典》工具书的作用。

2.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义项设置存在的问题

《汉语大字典》作为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汉语工具书,注重音、形、义的密切配合,努力做到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音、形、义的发展变化。在字义方面,不仅注重收列常用字的常用义,而且注重考察常用字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还适当地收录了复音词中的词素义。《字典》修订版在纠正错误、增加收字、统一字形、更新内容、强化实用功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在质量上确实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在义项设置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收稿日期:2019-06-30

作者简介:高军(1962—),男,山东济南人,沂南县作家协会主席。

2.1 字的义值和义域总量不等值

在义项的释义中,义值和义域应该达到与字头某一义位总量等值。也就是说,质义素和量义素与被释义的字头的内涵与外延应基本吻合或一致,满足对该字的解释与字头下义项释义达到内在统一的要求才行。可是,在《字典》(第二版)义项的设置中,有些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

如“按”的第七个义项“考察;审查。又‘按语’的简称。”这个释义貌似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这个义项的释义中,漏落了“通‘案’”这个意思,显得在总量等值方面有欠缺。贺可进《〈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建议改为“通‘案’。考察;审查。按语的简称。”这是很有见地的。

再如“卯”的第8个义项“木器上安榫头(笋头)的眼孔。”这个义项欠妥,安装的位置不能仅仅限定在木器上,如古代的石碑和下面的方座或龕座之间就是石材榫卯结构,汉墓中石材卯榫结构也大量存在,故而应该改为“器物上安榫头(笋头)的眼孔。”

2.2 漏落义项

由于汉字演变历史漫长,音、形、义复杂纠葛,义项设立不全面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字典》追求“音形义收录最完备”的目标相龃龉。而义项设置是否全面,是衡量辞典编纂水平的重要标尺。贺可进在自己的著述中就所见的义项漏落做出了自己的匡补。

如“熬”áo,在《字典》(第二版)中,收了两个义项,却漏落了一个义项,于是贺可进结合对现实生活的考察,根据梁斌《红旗谱》、吴万夫《熬鹰》等经典作家的语言运用实例,认定“熬”应有“训练,调教”义,于是建议增加这个义项。

再如“乡”xiāng,收了11个义项,但却漏落了“量词。1.用于区划,乡村。2.方。四乡,八乡。”《〈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的作者找来《国语·越语下》“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昭注“乡,方也”找来《庄子·说剑》“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成玄英疏“四乡犹四方也”,还找来《南齐书·乐志》“澄明临四奥,精华延八乡”的例证,完善了漏收的义项。

2.3 在共时性上有欠缺

《汉语大字典》主要是依据历时性原则编写的,但也同时充分兼顾了共时性原则。对语言历史的研究必须要兼顾源流,所以从描写的观点来研究新时期、新阶段的语言,并将其最新发展变化

收入字典中也是毫无疑义的。但由于在编纂中不可避免地忽视某些语言现实,难免在有些地方没有做到既根据历史的原则,又依据描写的原则,所以出现了一些疏误欠当、白璧微瑕之处。

比如“仙”xiān,收了5个义项,却漏收我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辅币单位这个义项,100仙等于1港元或1澳元或1盾(印度尼西亚)。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的情况下,在国内国际金融深度发展和融合的大背景下,由于忽视共时性的全面描述,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疏漏。再如“麦”,失收了与电声有关的耳麦、麦克风均简称“麦”这个义项,所以提出增加一个义项“耳麦、麦克风的简称。”

2.4 释义中的配例不准确、不精当

释义是根据用例概括的,而例证则是支持和阐发释义的。例证是释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具体的配例,释义有时候就显得笼统。义和例的关系相当于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一致,不能前后矛盾,相互抵牾。例证对于《汉语大字典》这种历史词源性字典更是不可或缺,它能对字义加以支持和补充,同时验证释义的准确与否,“例子不能取代定义中的词典说明,而应该阐明和补足词典说明。”^[11]《汉语大字典》在释义后附有丰富的书证,读者能更好地掌握词义和用法,不仅可以印证字义,而且能补充形象色彩、地域色彩和时代色彩以及语源信息等。但《汉语大字典》由于编纂历史条件所限,释义和例证之间不相一致,不搭配、不吻合、随意截取等问题仍存在。

如“抱”bào,第13个义项,引用了扬雄《方言》中的例证“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曰抱。”将北燕、朝鲜、洌水用标点表示为并列关系,这是不准确的。贺可进查阅了《史记·朝鲜列传》裴骃集解张晏曰“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洌水。”证明了朝鲜与洌水是从属关系,将其并列是不正确的。只有标点准确了,才能直接显示使用语境,触发读者更直观的语言直觉感受。

再如“摆”bǎi,第5个义项“摇振,摆动。”举了一个明代周履靖《群物奇制·衣服》:“洗头巾,用沸汤入盐,摆洗,则垢自落。”《〈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认为这个义项同样存在不准确、不精当问题,主要是释义不准,例证混乱。所举例句反映的是一个方言意义,在一些地域方言中,把洗衣服过程中最后在清水中摇动冲洗叫作

“摆衣服”,如“摆摆”“摆一摆”等。建议设立一个方言义项,并将这个例证移入此义项,体现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准确的辨析能力。

义项,作为词典学术语,它是受语义学和词典学双重制约的,一方面,要符合语义学对于词义的规定,另一方面又得符合词典编纂的特殊要求。为了准确描述由不同义项所构成的每个字的语义网络,《汉语大字典》应当严格保持汉语的词汇和语义系统规则,在对义项的处理方面遵照汉语单语词典的编写原则。

3. 《汉语大字典》义项设置的修订对策

对于《字典》设置的原则,贺可进的《〈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10]在梳理了400多条义项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对义项设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3.1 释义的准确性

汉字历史悠久,古今典籍卷帙浩繁,每一个字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发展充实着新的意义。由于语文字典本身具有的规范性、典常性,释义准确是字典最基本和首要的要求,是衡量一部字典科学性的重要指标。《字典》(第二版)在释义的准确性方面还有待提高。如“啃”,《字典》中第一个义项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咬”,通过考察具体的语言实例,会发现这一释义不够准确,因为有时候“啃”就是“咬”的意思,所以这一义项应修改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咬;咬。”义项一下子就显得圆活、准确了。再如“槽(一) cáo”的第一个义项是“四周高、中间低,盛饲料喂牲畜的器具”,但现实生活中圆形的猪食槽就很多,不宜一律称“四周”,所以建议把“四周高”修改为“周围高”,这样就精准了。“槽”的第七个义项是量词用法,《字典》解释为“大小大致相同而同在一槽吃食的一批猪叫一槽猪。”若加上“多指一窝猪(一胎所生)”和“多用于牲畜吃食计量等,如:一槽牛饲料;两槽粮食。”等,释义就更准确了。

3.2 义项的全面性

《字典》(第二版)释义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具体到每一个字,仍有很多义项漏落,在释义方面留下一些缺失。如“料(一) liào”列了11个义项,通过检索语料库,不难发现,该字还应该增加3个义项。再如“晶”字,《字典》释义为“日;太阳。”但是事实上“晶”还有“月亮”的义项。再如“讨”,也应该在现有的10

个义项的基础上增加2个义项“购买”和“租赁;雇佣”。

3.3 分析的思辨性

万物要经辨识,才会区别出物与物之间的差异;万事要用辩证眼光看,方能分清事与事之间的联系。这方面《〈汉语大字典〉疏证札记》一书做得特别好。如《字典》对“口”列了17个义项,而该书则建议修改量词义项“用于器物”,增加用于“棺材”这个子项。随后以“又按”来考证“棺材”的量词使用情况,指出分别用“口”“副”“具”“个”的各种情况,并举出充足的书证来说明问题。这种思辨能涵括引用材料中的字词义,包含着很强的学术内涵。义项之间,不但不冲突、抵牾,反而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再如对“裨”“裨”释义中的问题进行考证,该书指出本来没有“裨”这个字,是在后来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由“伟”讹为“裨”字的。通过考察《三国志·费祎传》,以及古代很多名与字共用同一字的情况,并结合黄侃《尔雅音训》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思辨中体现的学术性非常强。对“擻”“啍”“掘”这三个字詈词义项骂、诅咒、恶语回绝的考辨和修改建议更是如此,通过列举《金瓶梅》《聊斋志异》等书证加以说明,其建设性和学术性皆可圈可点。甚至于对秦桧中“桧”的读音,该书从考察秦桧兄弟三人名字的用字情况入手,指出秦桧的“桧”正确读音当为“guì(或 kuài 亦可),并无 huì 之音。后世读 huì,不可考。”指出读音的源流,学术伦理严谨扎实。这些方面充分的描写和辨析,是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对共时性问题的探讨,对今后的修订工作将会有极大启发意义。

3.4 义项设置的时代性

除了贺可进这部著作中体现出的三条义项设置原则以外,还应考虑义项设置的时代性。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必然要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作为语言的构成要素,语音和语法相对稳定,发展缓慢,而词是随社会发展变化最快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义项在日常交际中不常甚至不再使用,应该剔除,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产生一些新的义项。因此,在义项的设置方面要注意与时俱进,及时增加新的字条,增加新产生的义项,注意义项设置的时代性。

为了保证义项设置的时代性,可以借助语料库对某一字条的义项具体实例加以分析。借助语

料库既可以了解字义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可以及时发现新义项,从而使字典的义项更加完备。另外还便于根据字词出现的真实语境及其在语境中的使用情况来概括义项,进而提高义项设置的客观性。

4. 结语

字典的义项设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对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处理、词素义和修辞用法的处理、词类活用和词的使动意动用法的处理、汉字通假的处理以及古书旧注在字典义项中如何对待等一系列问题。笔者在梳理《汉语大字典》在义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字典义项设置应遵循准确性、全面性、思辨性和时代性等原则,旨在保证义项设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更好地发挥《汉语大字典》工具书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K].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2]冷玉龙.层层把关 严密设防——谈《汉语大字典》

第二版审稿[J].辞书研究,2011(5).

[3]张道升.《汉语大字典》引用《五侯鲭字海》部分的校订[J].学术界,2014(4).

[4]何茂活.《汉语大字典》引文疏误例析[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5]马剑斌.谈谈第二版《汉语大字典》中存在的文字问题[M]//中国文字研究:第24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6]杨宝忠.《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口部疑难字考释[M]//中国文字研究:第19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7]杨宝忠.《汉语大字典》缺音字考释[J].南大语言学,2017(1).

[8]朱城,黄高飞.古籍注疏与《汉语大字典》(修订版)释义的疏误问题[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9]朱城.《汉语大字典》(第二版)释义论稿[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10]贺可进.《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疏证札记[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

[11]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M].林书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Study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vision Countermeasures of Definition Set-up in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 Case Study of *Annotation Note of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GAO Jun

(Yinan Writers' Union, Yinan 276399, China)

Abstract: Definition is the key to th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whether its set-up is scientific or not is an important index of measuring the dictionary quality.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book,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et-up of definition, and its second edition revises the set-up. However, there exist such problems as gross non-equivalence of meaning value and lexical field in paraphrasing definition, omission of definition, lack of synchronicity and inaccurate examples. *Annotation Note of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araphrasing accuracy, defini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analysis reasoning, and has a definit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revision of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Key words: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nnotation Note of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definition; paraphrasing principle

(责任编辑 梅 孜)